

战国纵横： 鬼谷子的局

讲述谋略家、兵法家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道家共同的祖师爷——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。
看鬼谷子如何指点四大弟子：苏秦、张仪、孙臆、庞涓纵横战国，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汲取他深不可测的谋略与智慧。

3

庞涓出师，
败齐国一战成名

寒川子 著

长篇小说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目 录

第一章 新君继位，惠文公的一石三鸟之计	1
第二章 耍心机，庞涓毁兵书	43
第三章 庞涓下山，鬼谷三子各获绝学	94
第四章 挑拨齐魏，庞涓巧施攻心计	135
第五章 野心勃勃，庞将军一战成名	184
第六章 庞涓喜结连理，孙臆改名出山	226
第七章 献国策，孙臆初露锋芒	271

第一章 新君继位，惠文公的一石三鸟之计

打更的梆子已敲二更。

在安邑魏宫的后花园里，毗人领着公子卬沿着一条花径，左拐右转，急急走着。

走了一时，公子卬放慢脚步，扯住毗人的衣襟，小声问道：“这个时辰了，父王召我进宫，可有大事？”

毗人应道：“老奴不知，安国君，请！”

公子卬一头雾水，跟毗人又走一时，来到魏惠王消夏的凉亭。亭中灯火通明。毗人顿住步子，小声吩咐：“公子留步，老奴这就禀报陛下！”撩腿走上台阶。

不一会儿，毗人站在亭上朗声宣道：“陛下口谕，宣安国君觐见！”

公子卬缓缓走上台阶，远远看到魏惠王端坐几前，几个宫人侍立于侧，对面几案上正襟端坐司徒朱威。

一见朱威，公子卬心里咯噔一沉。河西之战后，公子卬最怕魏惠王提及此战，自然也最不愿看到三个人，第一个是龙贾，第二个是公孙衍，第三个是朱威。三人之中，龙贾赋闲在家，公孙衍无非一介落寞士子，让公子卬真正发憷的就是这个朱威。公子卬断定，朱威必知河西之战内幕，但他知而不言，不温不火，知进知退，却让他捉摸不透，更让他睡不安稳。早晚见到朱威，公子卬内心深处就起一种莫名的惊惧。

公子卬正自踌躇，陡然瞥见几案上摆有美酒佳肴，远处还有几名乐师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趋前几步，叩拜于地：“儿臣叩见陛下！”

魏惠王呵呵笑道：“卬儿免礼，坐吧！”

公子卬谢过，起身坐到朱威旁边为他备下的几前，上面也摆了各色酒肴。

见他落座，魏惠王眉飞色舞地对侍酒道：“给两位爱卿上酒。”

侍酒倒过酒，退到一边。魏惠王端起酒爵，乐不可支道：“两位爱卿，寡人这么晚请你们来此饮酒，是想为一个人饯行。”

公子卬不无惶惑地问：“谁？”

“公孙鞅！”

朱威也是一怔，小声问道：“陛下，微臣听说公孙鞅受诬陷，被关入大狱，难道——”

“不错！”魏惠王点头道，“爱卿请看！”从几案上拿过一封书信。

毗人接过，呈予朱威。

魏惠王笑吟吟地望着朱威：“朱爱卿，你念出声来，让大家都听听！”

朱威朗声念道：“启奏陛下，秦宫大戏总算演完一出，公孙鞅今日伏法，被新君车裂于渭水河滩。微臣欲在咸阳多住几日，为陛下再演一出好戏，乞请恩准！陈轸叩首。”

待朱威念完，魏惠王呵呵一笑，点头赞道：“这个陈爱卿，真还有一手，是个能臣呐！”

听到是为公孙鞅送行，公子卬怒火中烧，“啪”地将酒爵置于几上，爵中酒全部溅出：“父王，若是为公孙鞅这厮饯行，恕儿臣不饮！”

魏惠王笑道：“卬儿，你为何不喝？”

“此贼出尔反尔，死有余辜，我们为何为他饯行？”

魏惠王对待酒道：“为安国君斟酒。”

侍酒上前，将公子卬的酒爵重新倒满。

“安国君，请端起来。”

公子卬看一眼朱威，见他已端起来，只好犹豫地端起酒爵。

魏惠王缓缓说道：“公孙鞅赤心为秦，立下盖世奇功。秦人不加报答不说，反而以怨报德，使用极刑戕害忠臣。公孙鞅虽为大魏公敌，但就人才而论，确是大才，秦人不惜，寡人惜之。两位爱卿，来，满饮此爵，为公孙鞅冤魂饯行！”

三人同饮。

“唉，”朱威长叹一声，“公孙鞅若在九泉之下听到陛下有此公论，不知该作何想？”

公子卬从鼻孔里哼出一声：“哼，他能想什么？必是在那儿追悔当年自己为何有眼无珠、弃明投暗哩！”

见他说出此等肤浅之论，朱威不好再讲什么，呵呵一笑，别过脸去。

魏惠王重重咳嗽一声，缓缓说道：“两位爱卿，常言道，敌变我变。孝公暴毙，新君登基，旧党东山再起，公孙鞅无端被害，数月之间，秦宫连遭大变，你们说，寡人该如何应对才是？”

公子卬奏道：“父王，秦人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。儿臣奏请起兵伐秦，夺回河西，报仇雪耻！”

魏惠王将头转向朱威：“朱爱卿以为如何？”

“微臣以为不妥。”

“为何不妥？”

“秦人眼下正举国丧，我若伐之，秦人反而同仇敌忾，于我不利。”

“爱卿是说，我当静观其变，坐等其乱？”

“陛下圣明！”

“嗯，”魏惠王连连点头，“爱卿所言，甚合寡人心意。秦孝公磨剑十八年，方得河西。寡人也要学一学他，再忍几时，看看这个毛头小子有何能耐。两位爱卿，眼下之急，不是伐秦，而是选贤任能。当年寡人错失公孙鞅，秦人得之，致使河西易手。今日秦人诛杀贤能，寡人则要反其道而行之，用贤任能。”

朱威起身，重重叩道：“陛下果能如此，我光复河西指日可待矣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魏惠王心里美极，抬手示意，“朱爱卿请起。”

朱威再拜谢过，起身坐下。

“二位爱卿，”魏惠王逐个看向二人，缓缓说道，“寡人反复思忖，相国之位不能长久虚空。你二人都是寡人亲近之人，寡人要你们细细访查，但得大贤之才，寡人即以此位举国相托。”

“父王，”公子卬不失时机，拱手荐道，“儿臣眼下就有一个合适人选。”

“哦，”魏惠王身子前倾，“他是何人？”

“就是陛下方才所赞之能臣，上大夫陈轸。”

“嗯，”魏惠王微微点头，“陈爱卿倒是个人选。”

秦宫，御书房里，景监伏首于地。

惠文公拿袖子擦把泪水，缓缓问道：“景爱卿，国父他——走了？”

景监泣不成声：“回——回禀君上，商君饮下御酒，就——就这么走了！”

惠文公再次垂泪：“商君他——他可有交代？”

“商君要微臣转奏君上，‘立威于军，立信于民；欲成大业，强国固本。’”

“你再讲一遍！”惠文公声音发颤。

“立威于军，立信于民；欲成大业，强国固本。”

惠文公涕泪交流，喃声说道：“本即农，农即民，民即法，法即秦！听商君之言，哪里像是谋逆之人？”又擦几把泪水，抬头看向景监，“景爱卿！”

“微臣在。”

“不瞒你说，”惠文公声音微颤，“寡人心里一直嘀咕，商君谋逆之事有点蹊跷。方才听你讲述商君临终之言，寡人愈发不安了。照理说，商君若要谋逆，应当谋杀寡人才是，为何却去谋杀公叔？还有那个朱佗，寡人刚刚听说，他到商君身边不足半年，商君对他并不信任。此等大事，以商君为人，该当托付亲信才是，何能轻托呢？景爱卿，寡人问你，会不会有人栽赃于他？”

景监心知肚明，却又不能讲明，跪地叩道：“君上圣明！是否有人栽赃，臣不敢臆测。不过，臣可禀明君上，凡谋逆者，必有私欲。商君是卫人，年已五旬，在秦并无嫡亲。臣素知商君，自入秦之后，十数年如一日，一心只为变法强秦，既未成家，也未立室，更无子嗣家庙。如果谋逆，他为何人而谋？”

“嗯，此言甚是，”惠文公重重点头，“寡人有意重审此案。如果商君真的是受人陷害，寡人绝不轻饶！景爱卿，寡人想将此案交由爱卿核查，可有难处？”

想到商君的临终之言，景监奏道：“谢君上器重！不过，此案涉及世族元老、权贵国戚，微臣身轻言微，恐难复命！”

“那……依爱卿之见，何人可当此任？”

“太傅！”

惠文公思忖良久，看向内臣：“传谕，宣太傅、公子华书房觐见！”

内臣躬身应道：“臣遵旨！”

太师府中，一片喜庆。

偌大的客厅里，甘龙端坐几前，陈轸陪坐。旧党成员，各按职爵坐于两侧，每人面前的几案上摆满美酒佳肴。众嘉宾无不笑逐颜开，把爵畅饮。

酒过三巡，甘龙扫视众人一圈，重重咳嗽一声。

喧闹的大厅立时鸦雀无声，所有目光尽皆投向老太师。

甘龙倒满一爵，递予陈轸，自己也倒一爵，举起来，缓缓说道：“今日我等去除逆贼公孙鞅，上大夫功不可没！诸位大人，老朽提议，先敬上大夫一爵！”

众宾客纷纷举爵，异口同声道：“老秦人敬上大夫一爵！”

陈轸举爵，环视众人：“公孙鞅倒行逆施，上天怒而罚之，陈轸不敢冒功！陈轸建议，我们谨以此爵敬祭上天，诸位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众宾客齐声曰善，纷纷将爵中酒洒向空中。

杜摯不无兴奋道：“上大夫此言说到下官心坎上了！想当年，公孙鞅在渭水河边处斩七百贤士、血流成河之时，恐怕不会想到他自己也有今日。这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上天终归是公平的。”

“唉，”公孙贾捋一把胡须，轻叹一声，“可惜的是，五马分尸之时，下官未能听到公孙鞅的惨叫，终是憾事。老太师，下官真不明白，公孙鞅既然罪有应得，君上为何赐他毒酒呢？”

“诸位大人，”甘龙捋一下飘然而下的长须，缓缓说道，“老朽以为，这正是君上的圣明之处。君上跟先君不同。先君视民为仇寇，动辄施以酷刑，株连九族。君上则以仁爱为治国根本，此举足以昭示君上的宽厚之心，当是大秦福音啊！”

“老太师所言极是。”杜摯叹服道，“现在想来，君上当年之所以率先反对变法，也是出于爱民之心。”

“是以老朽以为，祸秦之首，不在公孙鞅，而在新法。”

甘龙的话音刚落，陈轸随即点头应和：“老太师言及此处，陈轸也有一语，若是不妥，还望太师和诸位大人海涵。”

甘龙微微拱手：“上大夫但说无妨。”

“若是陈轸没有猜错的话，处死公孙鞅，并非君上远谋。”

“听上大夫语气，”杜摯略一迟疑，“君上远谋，难道是废除新法？”

“杜大人一语中的。”陈轸朝他竖起拇指，“不过，君上眼下也有难处，因为新法是先君孝公的既定国策，君上新立，不好擅自变更啊！”

众人纷纷点头。

“然而，”陈轸话锋一转，“在下以为，此事并非难办。如果诸位大人敢想君上所想，发动朝野臣民一齐上书，共同奏请废除新法，就可形成民意。若是形成民意，这——情势就另当别论了。”

这是个大胆的提议。众宾面面相觑，又不约而同地看向太师甘龙。

“嗯，”甘龙捋须良久，微微点头，“上大夫所言，并非不可行。君上看到民意如此，正可顺水推舟，恢复我大秦祖制。”

“诸位大人，”杜摯忽地站起，抱拳一圈，“既然老太师发话了，我等这就行动起来，发动臣民，各上奏本，吁请君上废除新法，恢复祖制。”

众皆雀跃。

泰和殿里，惠文公的几案上再次码起一堆堆折子，上面无一不写“废除新法，恢复穆公祖制”等字样。

惠文公面色阴沉，随手翻过几个折子，眉头渐渐横成一道。

内臣走进：“太傅、国尉、上大夫、公子华求见。”

“让他们进来。”

嬴虔、车英、景监、公子华趋进，跪地叩道：“微臣叩见君上！”

“众卿平身。”惠文公指指两边的几案，“请坐。”

几人落座，彼此点下头，嬴虔拱手奏道：“启禀君上，微臣已经查明，公孙鞅谋逆一事不实，为甘龙、杜摯等人栽赃陷害所致。”

“哦？”惠文公故作惊愕，“爱卿可有证据？”

嬴虔朝公子华努一努嘴，公子华拿出朱佗的供词和画押：“此为天牢司刑在朱佗身上寻到的悔过书，上有朱佗画押。”

这份悔过书是惠文公亲自审讯之后，公子华让朱佗画押的。惠文公早知端底，但仍旧装模作样地细细审过，拳头击于案上：“大胆奸贼，竟趁寡人新立之际，结成朋党，欺骗寡人，陷害国家栋梁，图谋颠覆先君新法，实乃秦贼！车国尉！”

车英跨前一步：“微臣在！”

惠文公指指堆在案上的奏折：“你将这堆折子拿去，凡是折上署名的，皆是奸贼一党，尽数缉拿归案，押入死牢，听候处置！”

“微臣遵旨！”

惠文公转对内臣：“再有，传河西郡守司马错、商於郡守樗里疾即刻进宫！”

“老奴遵旨！”

渭水河滩上，人山人海。“诛杀国贼”“变法强国”“为商君报仇”的呼喊声此起彼伏。在车裂公孙鞅的同一个地方，甘龙、杜摯、公孙贾等世族元老及其株连人员数百人皆被国尉府的甲士押上刑场。

监斩台上，行刑官车英端坐于主位，监斩官嬴虔、景监分坐两侧。秦宫中大夫以上官员全部列席，列国使臣依旧坐在第二排，陈轸赫然其中，不过面色尴尬，气色远没有车裂商鞅那日和悦。

三通鼓毕，车英正欲下令行刑，一骑飞至，远远高呼：“君上驾到！”

车英等急忙跪拜于地。

甘龙等色如死灰的脸上，重新现出一丝生机。

惠文公健步下车，走至监斩台。

自登基以后，这是惠文公首次直接面对秦国臣民。台上台下，万众望向惠文公。

万众静寂，万众期待。

“大秦的臣民们，”惠文公在台中站定，挥拳有力，声如洪钟，“今天，上天震怒，诛杀国贼，万民欢呼，举国同庆。寡人也欲借此良机，向国人一诉衷肠！”略顿一下，挥动拳头，“十八年前，卫人公孙鞅离

魏赴秦，辅佐先君，变法强秦。大秦推行新法十余年，民富国强，一战光复河西，二战轻取商於，威服列国。秦国能有今日，皆商君之功。先君驾崩，寡人以国父之礼善待商君。然而，奸贼甘龙、杜摯、公孙贾等世族贵胄，一向视新法为敌，视商君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借寡人新立、举国大丧之时，串联朋党，栽赃陷害商君，又置国家大利于不顾，暗结他国使臣——”目光扫过监刑台，在陈轸身上略略一顿，“联络戎狄，内外施压，强逼寡人诛杀商君。及至商君遇难，奸党更加肆无忌惮，频繁密谋，屡次上奏，欲再胁迫寡人废除先君新法，恢复旧制！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大秦臣民们，你们愿意废除新法、恢复旧制吗？”

众人山呼：“不愿意！”

惠文公朗声说道：“新法乃强秦根本，是由先君、商君及大秦的所有子民十数年心血铸造，怎能在寡人手中断送？大秦的臣民们，难道你们愿意走回头路，愿意看着大秦再度国弱民贫，如羔羊般任人宰割吗？”

众人山呼：“不愿意！”

“好！”惠文公再度挥拳，“寡人在此，对商君的英灵起誓，对上天宣誓：先君之法，永不改变！”

万头攒动，万臂齐举，万口齐呼：“君上万岁！新法万岁！诛杀奸贼！为商君报仇！”

行刑台上，背后各插一只写有“斩”字号牌的杜摯、公孙贾等面如死灰，绝望的两眼不服地看向甘龙。

“老太师，”杜摯眼中射出恨，“你且听听，我们何时联络戎狄了？”

“唉，”甘龙闭上眼睛，长叹一声，“是老朽看走眼了。老朽以为此子是我等一手调教出来的，万未料到，此子竟比其父还狠毒三分！”

“是呀！”公孙贾不无沮丧，“此所谓蛇生蛇，蝎生蝎，有其父必有其子！”

“二位大人，”甘龙睁开眼睛，“想必你们还记得那几只黄鸟吧？直到今日，老朽方才明白过来。此子远胜其父，不动声色，一石三鸟啊！”

“一石三鸟？”公孙贾惊问，“太师是说，您也是先君笼中的其中一鸟？”

“是的，”甘龙应道，“跟那公孙鞅一样，老朽本就是先君的笼中之鸟。”

公孙贾怔了一时，抬头又问：“请问太师，另外一只鸟呢？难道是……下官？”

甘龙苦笑一声：“公孙大人，你高估自己了。”

“那——”公孙贾的眼睛扫向台上，“他是谁呢？”

甘龙没有回答，却朝台上努努嘴：“看，有人记挂老朽，要为老朽送行来了。”

公孙贾抬眼望去，果见嬴虔正向惠文公嘀咕什么，惠文公点头。不一会儿，嬴虔手拿酒爵，另一人提着酒坛，二人一步一步地走下监斩台，走上行刑台。

嬴虔径直走到被反绑双手、跪在地上的甘龙面前，倒满一爵，双手捧至甘龙口边：“老太师，嬴虔为您饯行来了。”

甘龙缓缓说道：“老朽谢过太傅。”张口，一气饮完。

“老太师，”嬴虔略顿一下，“您有什么未了之事，交予嬴虔就是。”

甘龙望向刑场，望着与自己一道受刑的几个儿子、儿媳、女儿、女婿，十几个孙子和几房妻妾，惨然说道：“老朽一门全在这儿，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不过，老朽倒有一句话说予太傅。”

“太师请讲。”

“记得先君灵前的三只小鸟吗？”

嬴虔点头。

“两只小鸟已经死了，该第三只了。”

“太师多虑了。”嬴虔转向公孙贾、杜摯二人，各倒一爵，分别让他们喝过，转过身去，步履沉重地走回监斩台。

望着他的背影，公孙贾惊道：“太师，您是说，第三只小鸟，会是太傅？”

甘龙却不作答，缓缓闭上眼睛。

“这不可能！”公孙贾急辩，“此子再毒，总不能连他亲叔也——”

“唉，”甘龙长叹一声，“能与不能，你我反正看不到了！”

甘龙的话音刚落，鼓声再起，车英大手一挥，掷下令箭：“时辰已到，斩立决！”

一排刽子手快步跨上行刑台，走至甘龙等身后，在更加紧密的鼓点声中挥刀砍下。

是夜，嬴虔回到府中，心中久久未能平静，耳中一直鸣响着甘龙临终前的那句话：“两只小鸟已经死了，该第三只了。”

说实话，自嬴驷旨令他重审商君一案开始，他也渐渐明白过来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商君、太师，还有他，皆是前朝老臣，哪一人手下都有一大股子势力。有他们几人在朝，君上必会有所顾忌，也必放不开手脚。此前他一直觉得嬴驷不操心国事，现在看来，是他错看了。

嬴虔在厅中闷坐许久，心中灵光一闪，驱车径去景监府中。

嬴虔口头变法，心却念及旧党，因而一直是公孙鞅对头，素不与景监等新党联络。此番光临，又是深夜，景监大是惊异，略想一下，换过官服，迎出府门，揖道：“下官不知太傅大人光临，有失远迎。”

嬴虔却是一身便装，回揖道：“上大夫不必客气。嬴虔不期而至，算是不速之客了。”

“太傅大人是贵客，下官请还请不到呢。大人请！”

二人进厅，分宾主坐了。仆女上过茶，二人各品一口，景监开门见山：“太傅大人百务缠身，此番光临下官寒舍，必有大事指教。”

“嬴虔想让上大夫知道，商君之事，嬴虔甚是追悔。”

“商君之事与太傅无关，太傅不必自责。”

“唉，”嬴虔长叹一声，“嬴虔是粗人，未问青红皂白，竟是听信甘龙等人。幸亏君上圣明，终使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嬴虔今日思之，悔恨莫及啊！”

“若不是太傅大人，商君何能沉冤得雪？”

“上大夫说到这儿，嬴虔更是惭愧。嬴虔此来，就是想问一事。”

“太傅请问，下官知无不言。”

“听说，君上要嬴虔重审商君一案，原是上大夫之意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非下官之意，是商君之意！”

“商君之意？”嬴虔吃一大惊，“商君怎么说？”

“商君临终之际，下官前去饯行，商君对下官说，如果君上重审此案，可让太傅去审。”

“哦？”嬴虔目瞪口呆，半晌方道，“商君还说什么没？”

“商君还说，‘在下功成名就，却不识进退，也是该呀！景兄，转告车将军，你们二人，当以鞅为鉴，好自珍重。’”

嬴虔沉思有顷，重重点头，抬头又问：“请问上大夫，今后可有打算？”

“唉，”景监长叹一声，“还能有何打算？下官年过半百，真也老了。下官跟车将军这都想好了，明日上朝，就要奏请君上告老还乡，找个地方养养鸟、种种花什么的，寻个乐子，也算是打发残年吧！”

嬴虔赶忙拱手：“养鸟种花也是嬴虔所爱。两位若是不计前嫌，可否与嬴虔同乐？”

景监拱手还过一揖：“能与太傅大人同乐，是下官的福分。”

“好好好！”嬴虔连声说道，“你转告车将军一声，我们这就说定了！”

咸阳东郊的驿道上，司马错引领随从纵马疾驰，远远望见前面还有一队人马，看旗号猜知是从商郡星夜赶回的樗里疾一行，加鞭追上。

司马错揖礼道：“樗里兄，没想到能在此地看到你。”

“在下也是。”樗里疾拱手还礼，“司马将军，你在河西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”

“君上急召末将进宫，不知所为何事？樗里兄呢？”

“在下也是。”

“听说君上在渭水河边宰了甘龙那帮狗崽子，共是二十余家，数百口子，真是大快人心哪！要是末将也在，非亲手砍下几颗狗头不可！”

“唉，”樗里疾仰天叹道，“君上圣明，商君在天之灵，也算有个告慰了！”

二人合为一处，驶进城门，直朝宫中赶去。

这日是小朝，上朝的只有十来个朝臣，皆是稟事的。惠文公将众臣奏议一一回过，见无人言语，正欲散朝，景监看一眼车英，出班奏道：“微臣有奏。”

“爱卿请讲！”

“君上，”景监双手呈上辞职奏折，“微臣年事渐高，体弱多病，本欲为君上鞠躬尽瘁，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恐误朝廷大事。微臣请求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，乞求君上恩准！”

众臣面面相觑，尚未回过味来，车英也跨前一步，跟着呈上奏折：“微臣也请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，求君上恩准！”

惠文公略一沉思，点头允道：“准允两位爱卿所奏！”转对内臣，“拟旨，两位爱卿忠君爱民，维护新法，劳苦功高，各赏黄金五百，丝帛五十匹，隶农百户，府宅一座。”

车英、景监跪下叩道：“微臣叩谢君上隆恩！”

二人刚谢过恩，嬴虔亦跨出一步：“君上，微臣有奏。”

“公叔请讲！”

嬴虔从袖中摸出一道奏折，双手呈上：“微臣所奏，尽在折中，请君上御览。”

内臣上前接过折子，呈予惠文公。

惠文公看过奏折，朝众臣道：“诸位爱卿，若无奏事，散朝！”

众臣相继散去。

嬴虔心中惶惑，正欲离去，惠文公道：“公叔留步！”

嬴虔停住脚步。

“请公叔书房叙话！”惠文公头前走去。

嬴虔跟随惠文公来到御书房，分宾主坐了。

“公叔，”惠文公拱手，“您真的也想告老还乡？”

“回君上的话，公叔仅比君兄年少三岁。君兄在时，公叔尚无感觉。君兄一走，公叔一下子感觉老了。公叔是真的老了。这几日来，总是思念君兄——”嬴虔说着，眼圈竟是红了。

惠文公鼻子一酸，朝嬴虔缓缓跪下：“公叔心事，驷儿知道。公叔不是老了，公叔是觉得驷儿稚嫩，需要磨炼，想把这千斤重担全部移到驷儿肩上，好让驷儿早日磨出老茧来！”

“君上，”嬴虔对面跪下，“公叔以前错看你了。秦国能有君上，大业必成啊！”

“谢公叔夸奖！”惠文公直视嬴虔，“公叔掌管粮草，乃国之重事。公叔定要卸任，敢问公叔，何人可任此职？”

“甘茂。”

“甘茂？”惠文公长吸一口气，“驷儿好像记得此人曾经在众卿面前顶撞过公叔，让公叔下不来台。”

“君上所问是何人可任此职，非何人顶撞过老臣。”

“是的。”惠文公重重点头，“再问公叔，商君临终之时，向驷儿推举樗里疾、司马错，依公叔之见，此二人如何？”

“商君荐举之人，君上只管起用。”

话音落处，内臣趋进：“启禀君上，河西郡守司马错、商於郡守樗里疾殿外候旨！”

“神了，”惠文公起身，呵呵笑道，“寡人一提他们，他们就全来了。”转向内臣，“宣二人觐见！”

三日后大朝，惠文公连颁几道诏书，准允太傅嬴虔、上大夫景监、国尉车英辞官归隐、告老还乡，同时任命樗里疾为上大夫，接管景监的政务，司马错为国尉，接管车英的军务，陇西郡守甘茂为右更，接管嬴虔的财务。

接后几日，惠文公将各地郡守、官大夫、千夫长以上官员来了个大换血，或升或降，或调动或移防，几乎无一例外地整肃一遍。

惠文公在做这一切时一气呵成，既没有拖泥带水，也没有草率行事，无论从哪一个环节都可看出，他是早有预谋的。此举显然是在告诉所有官员，他们的生杀荣辱全都掌控在新的君上手中。

就这样，在秦孝公驾崩后不到三个月，惠文公左右开弓，连出杀手，环环相扣，除商君，铲旧党，更换朝臣，看得列国眼花缭乱。

经过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系列大开大合，惠文公将先君孝公驾崩后的混乱朝局整治一新，完全掌控了秦国的内外朝政。

然而，惠文公并没有高枕无忧，而是静静地坐在几案前，从内心深处感到某种惶恐。

惠文公知道自己在惶恐什么。他深深意识到，他虽然万事俱备，但仍旧缺个什么。

这个什么就是商君。

先君有商君，因而明白秦国该向何处去，又该如何去，而他却是一无所。樗里疾、司马错、甘茂之辈，虽说忠勇可嘉，才华也有，却都是做具体事的，哪一个也不能像商君那样高瞻远瞩把握国政，更不用说力挽狂澜了。

与商君相比，他们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。在一个层面上的也许只有一个人，就是公孙衍。

然而，惠文公眼下顾不上此人，因为他还有一件更为急迫的大事。

这件事就是，秦国该向何处去？秦国犹如一艘巨船，正在全速航行时，掌舵的船长突然倒下，跟着船长离去的还有一系列老水手，他们中有观星的，有观海图的，有摇桨的，有扬帆的，有抛锚的。此时的海面上，到处都是风浪，到处都是暗礁，他这位新的船长、新的舵手费尽心机，总算使船稳定下来。眼下，全体船工上下一心，万象更新，但作为船长和舵手，惠文公清楚地意识到，船中不缺摇桨的，不缺扬帆的，缺的是观星的和观海图的。找不到北斗星，看不清海图，定不下东南西北，这艘巨船就不知驶向何处，更不知何时起风浪，何处有暗礁。

惠文公陡然想起公孙鞅狱中之言，沉思有顷，召来司马错和樗里疾，君臣三人径投终南山里。

司马错原来的兵营就在寒泉附近，加上前次又随公孙鞅来过，因而是熟门熟路。在他的引领下，君臣三人走出兵营，不消两个时辰，就已行至通往寒泉的山口。走不多时，惠文公、樗里疾、司马错赫然望见道旁站立一人。

见三人走近，此人二话不说，深深一揖：“在下贾舍人奉先生之命，在此恭迎三位大人！”

惠文公大吃一惊，目视樗里疾，再视司马错，二人皆是震惊。三人此来，事先并无通报，寒泉子却已预知，若非得道之人，岂有此等功力？

司马错早先见过贾舍人，赶忙还礼道：“有劳贾先生！”

贾舍人伸手道：“三位大人，请！”

司马错应道：“贾先生，请！”

贾舍人头前引路，四人沿山路走至草舍前面，寒泉子早已迎出，见到惠文公，揖道：“君上驾临寒舍，寒泉子有失远迎，特此谢罪！”

惠文公又是一惊，还一礼道：“先生如何知道嬴驷是君上？”

“老朽远观紫气北来，更有祥云笼罩，是以知道。”

“先生真是神人！”

寒泉子引领他们走至草堂，在堂中分宾主坐下，两位道童沏好茶水，退于两侧。

寒泉子指着茶水：“君上，两位大人，请用茶。”

惠文公品一口：“真是好茶呀！”

寒泉子笑道：“此茶摘自终南山寒泉之畔，现有茶树八棵，均为先师关尹子亲手栽种，饮之清香圆润，自非一般茶品可比。”

“难怪此地清幽祥瑞，原是圣地。圣地圣茶，嬴驷可否带回一些日日品尝呢？”

“君上贵为一国之尊，自可日日品尝。只是——此茶因非寻常茶品，非寒泉之水不能冲泡。君上若有雅趣，可使百姓络绎取之。”

“若是此说，也就罢了。只为一时口福而役民取水，所泡之茶无论多么清香圆润，嬴驷都将无法下咽。”

“君上有此爱民之心，实为秦人之幸！”

“先生美言，嬴驷愧不敢当。不瞒先生，嬴驷此来，是有俗事相扰。”

寒泉子似已猜出惠文公要说什么，当下说道：“君上可否随寒泉子另室说话？”